

世界文藝書系



歌德文集

GEDE WENJI

6

湖北教育出版社

I516.14

4

:6

歌 德 文 集

第六卷

小 说

杨武能 刘硕良 主编

张荣昌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译 序·

漫游与断念

张荣昌

1807年歌德着手写《威廉·迈斯特漫游年代》，直到1829年年近八旬时才将此书写完，二部曲从动笔到完成，整整延续了五十二年之久，从《学习年代》的完成至《漫游年代》的完成，中间隔了三十多年。

读者在这部小说里也遇见了《学习年代》最后两部里的一部分人物：威廉·迈斯特，费利克斯，蒙坦-雅诺，洛塔里奥，阿贝，弗里德里希，菲利娜和吕迪娅。这些人物的名字还是原来的名字，人是原来的人，然而如今他们的生活和行为却受着另外的新原则的支配，他们在小说情节结构内部所处的地位同样也有了变化。

随着这些变化，小说的总体基本格局也同时起了变化。如果说《学习年代》是描写单个人故事的小说的话，那么《漫游年代》刻画的则是一个由各种不同形式的人类团体所组成的世界。法国大革命发生在这两部长篇小说之间。君主立宪时代结束了，随之而消失的是宫廷侍从和封建王公式的人物：雅诺变成蒙坦，《学习年代》里的伯爵变成完全效忠于团体的贵族。

法国大革命的那些社会革命思想在《学习年代》末尾才初露端倪，如今，在《漫游年代》中，它们不带丝毫革命激情的色彩，体现在诗人所描绘的人类共同生活的多种形式里了：教育省的教育者团体，玛卡丽娅周围人物的工作和生活团体，手艺人的工作团体，乡村居民的几乎带社会主义色彩的“生产团体”以及漫游者团体。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漫游年代》完全可以被看做是《学习年代》的继续。《学习年代》里的塔楼会社着眼于教育单个的人；而现在它却要合理规划和领导大大小小的群体的活动。

在《学习年代》里，威廉·迈斯特是各种事件的无可争议的中心；在《漫游年代》里，威廉·迈斯特压根儿就不再以主角儿的身份出现，他只是在忙着完成别人交托给他的某些任务。作者自己承担起了报告和编撰的工作，仅仅是为了保证叙述的流畅才需要威廉来扮演那样一个旅行者的角色。

现在个人品格修养本身不再是核心问题，占第一位的是在这期间社会生活向人们提出的种种紧迫的要求。“谁献身于这最必要的事业，”雷纳多在他的演说中这样说道，“谁就处处通过最可靠的途径走向目的地”，“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如果我现在说：愿每一个人都要处处力求做到有益于自己、有益于别人！那么，这既不是教训也不是劝诫，这是生活本身所作出的判断”。（第三部第九章）只有遵循这样的原则，人们才能对付新出现的社会危机：人口过密，对劳动技能方面的要求不断提高，道德面临瓦解危险。办法就是：移民，移居海外，开发；办法就是：引进机器，用新的、维护人道的生活观教育青年一代。

歌德描绘出一幅幅这样的理想景象，以此来解决种种紧迫的社会问题。歌德毕竟不能明确指出解决这些问题现实的历史

性途径，从这个意义来说，漫游年代停留在乌托邦的范畴。然而，歌德从基于其对人道精神的深刻认识而提出的新世纪面临的种种问题，却都是具有现实意义的。这部小说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结为两句口号，它们就包含在这部长篇小说的标题和副标题中：漫游和断念。漫游，这就是说不再从自我这个中心出发去看世界，而是从多方位观察、参与并顺应世事；换句话说就是：不墨守传统和成规，而共同参与新的生活秩序的营造。而断念则意味着：不是把自身，而是把整体看做最高价值；各人履行自己的义务，这就是说，满足眼前的迫切要求。这样一种断念既不是退隐避世，也不是悲观失望，而是一种为公众服务的举措。

歌德用这些倾向将十八世纪的古典的教育理想，我们不妨可以说，将这种自文艺复兴时期便已存在的教育理想作了一番改造，将教育从单个人的教育改造成为公共人的教育，他从一个传统的教育理想中创造出了一个未来的教育理想的模式。

这一新型教育模式的道义上的基础是通过教育确保包括费利克斯在内的下一代人的安全。这种教育不再在家庭内部，而是在一个教育省里实施，人们在教育省里共同接受手工劳作和艺术教育，为实现所追求的人道的生活方式做准备。三种敬畏方式应该被看做是这一教育的核心，歌德显然借此传导出了他自己内心的信仰。他用譬喻的手法把玛卡丽娅描绘成最有可能实现这一宗教的象征性人物。

人们必须看到，在处理所有这些问题和倾向时歌德已经不再能保持《学习年代》的那种整体一致的叙事形式了。《学习年代》是歌德青年时代的作品，它显现出“多样性和特定性”，这就是说，它涉及的是特殊问题，而《漫游年代》则是歌德的晚年作品，它寻求、探索的是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所以这第

二部小说“并不是用整块料子做成”，然而它却是“用一个思想创作的”。在这部长篇小说里，歌德插入了八个中篇故事。长篇小说的框架故事表现主题，各个中篇故事则从各个不同的侧面烘托这个主题，而且手法十分巧妙，致使读者读罢全书细细一回味才恍然醒悟到各中篇故事与长篇小说框架故事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

《漫游年代》一开始就曾被设想为一个中篇小说系列，各插入的中篇也是先单独完成并在刊物上发表的。这些插入的中篇小说都有一种示范的性质，它们用个人的生活，通常通过作为原始力的爱情显示矛盾冲突危及社会秩序。这些围绕着断念这个中心思想而插入长篇小说的中篇故事，不是烘托便是反衬出这个断念主题。除了《不要太过分》以外，这些故事一般来说都不带悲剧性，这就使得一些故事显出某种乌托邦色彩，而这种色彩在长篇小说里则时常有所显露。在《浪迹天涯的痴女》和《是谁泄露了秘密？》中，中篇小说的故事情节从表面上看与长篇小说的框架情节丝毫也没有联系。有几个中篇故事，如《新美露茜娜》、《危险的打赌》和《不要太过分》，通过叙述者这个人物而与长篇小说框架保持松散联系：它们是自叙体小说，叙述者本人已经成为断念者。《褐姑娘》和《五十岁的男人》与框架交织在一起并渗入框架内部。《圣·约瑟第二》则以与威廉的一次相会的形式穿插进长篇小说并描写了有别于框架情节中悟解断念的直觉断念。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框架的这种内在联系在书中从未述说出来，相反地，外表的、往往是无关紧要的提示反而掩盖了这种内在联系性。

从中篇小说所描绘的生活中引发出了在长篇小说里所提出的要求；它们尤其明显地表现为团体和断念思想。《圣·约瑟第二》勾画了一幅直觉秩序和克制的原像。在《浪迹天涯的痴

女》里，主人公固执到了僵硬的态度使断念达到了荒谬的地步。《是谁泄露了秘密?》用幽默的笔触描绘了两对男女间的双重爱情纠葛和作为自然力的爱情对社会的威胁。《五十岁的男人》刻画了道德责任式断念，《褐姑娘》则描绘劳动责任式断念。另有几个中篇则从反面反衬出长篇小说的主题：《新美露茜娜》表现主人公因性格懦弱而缺乏断念精神，与雷纳多的情操恰成对照。《危险的打赌》为理想的和谐的团体生活提供了一个反面例证。《不要太过分》描写一门不幸的婚姻，带有悲剧性色彩。

歌德的同时代人中多数均对《漫游年代》表示不理解；歌德正在认真思索着的那些十分严肃的时代问题，他的许多同时代人还根本没有意识到。即便他们有时也有所领悟，然而对歌德所使用的这种特殊的叙述方式仍然很难理解。1821年1月22日，歌德与友人谈话，谈到这部小说时他自己就认为“整个这部小说都带有象征性，在小说各个人物的后面都蕴藏着某种更带普遍性的、更崇高的意境”。在给友人的一封信里，他表示深信，后世将会更好地理解这部作品。

目 录

译序·漫游与断念 张荣昌 (1)

威廉·迈斯特漫游年代

第一部	(3)
其中：《逃往埃及》	(3)
《圣·约瑟第二》	(10)
《浪迹天涯的痴女》	(48)
《是谁泄露了秘密?》	(85)
《褐姑娘》	(128)
第二部	(149)
其中：《五十岁的男人》	(168)
漫游者的思考	(280)
第三部	(311)
其中：《雷纳多的日记》	(341)
《新美露茜娜》	(355)
《危险的打赌》	(378)
《不要太过分》	(394)

 小 说

《雷纳多的日记（续）》…………… (417)

玛卡丽娅笔录选…………… (461)

威廉·迈斯特漫游年代

张荣昌译



第一部

第一章

逃往埃及

在一块巨大岩石的阴影里，威廉坐在那令人胆战、分外显眼的地点，陡峭的山路在那里一个急转弯便转向谷底。太阳高高悬挂在空中，照耀着他脚下巉岩壁立的山谷里片片青松的枝头。他正在往他的写字的石板上记着什么，费利克斯左旋右转攀登而上，手里拿着一块石头朝他走来。

“这是一块什么石头，爸爸？”男孩说。

“不知道。”威廉答。

“这里边闪闪发光的，许是金子吧？”孩子问。

“不是！”父亲说，“我想起来了，人们管它叫猫眼云母。”

“猫眼云母！”孩子笑道，“为什么？”

“大概因为它是假宝石，人们认为猫也是虚伪的。”^①

① 德语中“一只虚伪的猫”(eine falsche Katze)意指“一个虚伪的女人”。

“这个我要记住，”儿子边说边把这块石头塞进皮旅行袋里，又顺手掏出一件别的东西，问道，“这是什么？”

“一种果实，”父亲答道，“从这些鳞状片片来推断，它可能跟锥形杉是同族。”

“这不像一个锥形的东西，它明明是圆的嘛。”

“我们可以问问猎人；他们认得森林里的各种树木和果实，会撒种，栽苗和保养，然后他们就让这些树尽量长大、成材。”

“猎人什么都知道；昨天信使指给我看一头鹿是怎样从这条路上跑过去的，他把我喊回来，让我细看他所说的那些足迹；我刚才从那上边跳过去了，可是后来我清清楚楚看见了几个蹄子印儿；说不定那是一头大鹿呢。”

“我听到了你是怎么寻根究底儿的问那个信使的。”

“他知道很多事儿，但并不是猎人。可是我愿意当个猎人。这简直是太美了，整天呆在森林里，听鸟儿叫，知道它们叫什么名字，知道它们的窝儿在哪儿，人怎样从鸟窝里取蛋，知道把老鸟捉走后怎样喂养那些小鸟儿：这真是太有意思了。”

话音未落，就看到顺着那条陡峭的路往下呈现出一个奇特的幻象。只见两个男孩，相貌英俊，身穿还不如说更像敞怀衬衫的花色小上衣，一个挨着一个蹦跳着下来；他们在威廉面前一愣，停住了片刻，威廉趁机仔细打量他们。年长男孩长着一头厚密的金黄色鬃发，你看他时第一眼见到的就必定是这鬃发，然后他那清亮透明的蓝眼睛便会吸引住你那欣喜忘情地打量他那美丽身材的目光。第二个，与其说像弟弟不如说像朋友，蓄着一头棕色的平滑向后梳的头发，披散在他的双肩，他的眼睛里似乎闪烁着这头发的反光。

威廉没有时间去细看这两个奇特的、在这荒野里完全不期而遇的孩子，因为他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在岩石拐角处严厉但亲切地喊下来：“你们为什么站着不动？别给我们堵住路！”

威廉抬眼望去，如果说这两个孩子使他感到了诧异的话，那么现在映入他眼帘的却使他大为惊讶。一个健壮、干练、个头不是很高大的年轻男子，嘴唇微微翘起，棕色皮肤黑头发，迈着有力、谨慎的步子从这条山崖小路上走下来，身后牵着一头驴，它先露出它那喂养得肥胖、梳洗得溜滑的脑袋，但是然后却现出了它驮着的那个美丽的负荷。一个娇媚可爱的女子坐在一个打点得很舒服的大鞍子上；她身披一件蓝外套，用它裹着一个新生婴儿，她将婴儿紧紧抱在怀里，无限深情地望着婴儿。牵驴人的情形跟孩子们一样：当他看见威廉时，他打了一个愣怔。驴儿减慢它的步伐，但是下坡路太陡，过往行人停不住，威廉惊异地目送他们消失在凸出的崖壁后面。

自然而然地，这个奇异的幻象使他从沉思中惊醒了。他好奇地站起来，从站立的地方向谷底望去，看他们会不会又从哪儿显露出来。他正想下山去，跟这些奇特的漫游者们打个招呼，费利克斯却走上来说：“爸爸，我跟这两个孩子一起到他们家去，行不行？他们要带我去。他们要你也一块儿去，是那个大人对我说的。来吧！他们在那儿下面停住了。”

“我愿意和他们谈谈。”威廉说。

他在坡度较小的一个路段上找到他们，用眼睛饱览了方才极大地吸引了他的注意力的这一幅幅奇异的景象。现在他才有可能发现这一个又一个特别的情况。那个健壮的年轻人肩上确实扛着一把斧和一把细长的颤悠悠的铁角尺。孩子们背着仿佛是棕榈的大把芦苇；如果他们从这方面来说像天使的话，那么他们却又提着食品小篮子而像惯常翻山越岭来回奔走的日常信使。他再仔细打量母亲，只见她也在蓝外套里面穿了一件浅红的、色泽柔和的内衣，^① 致使我们的朋友不由得惊诧不已地觉得他经常在画上见

① 油画上圣母马利亚的传统装束。

到过的逃往埃及的景象这里在他眼前果真出现了。

大家互致问候，威廉因惊讶和聚精会神竟说不出话来，还是那年轻人倒先说：“此刻我们的孩子们已经交上朋友了。你们愿意和我们一起去吗，去看看，成年人之间是否也会建立起良好的关系？”

威廉沉吟了一会儿，然后答道：“你们这小小家庭队伍的情景激起信任和爱慕，而且恕我直言，同样也激起了好奇心和一种想进一步结识你们的强烈要求。因为刚一见面人们就想在心里提出这个问题，你们确实是行人呢，抑或你们只是神仙，在取乐，在用赏心悦目的幻象活跃这荒山野岭。”

“那就一块儿到我们家里来吧。”那人说。

“一块儿来吧！”孩子们边喊边就已经拉着费利克斯走了。

“一块儿来吧！”那妇人说，她把她那亲切可爱的目光从婴儿身上移向这位陌路人。

威廉不假思索地说：“真遗憾，我现在不能马上就跟你们去。至少今天我还得在山上这家边境客店过一夜。我的旅行提包，我的证件，全部在上面呢，行李尚未打点，事务尚未处理。不过为了证明我诚心诚意接受你们的友好邀请，我就把我的费利克斯交给你们当做信物吧。明天我就去你们那儿。离这儿多远？”

“太阳落山前我们就到家了，”木匠说，“从这所边境小屋动身，您只需要一个半小时。今晚您的孩子为我们家添丁加口；明天我们等您来。”

那人牵着驴动身走了。威廉看着他的费利克斯欢欢喜喜地走在这一伙善良人儿的中间，他情不自禁地把他和那可爱的小天使们作比较，他与他们有显著的不同。按他的年龄来说，他个儿不高，但结实，肩背厚实、胸膛宽阔；他天生就是一个奇特的治理与服务的混合体；他已经拿起一棵棕榈树枝和一只小篮子，他似乎用它们显示出这两种特性。这一行人眼看就要再次绕过一块崖

壁消失不见，威廉急忙一凝神，往他们的背影喊道：“我怎么打听你们呀？”

“只要打听圣·约瑟就行！”从谷底传来一声回话，这一行人就全隐没在那一片蓝莹莹的背阴崖壁的后面了。从远方渐渐减弱地传来一阵虔诚的多声部合唱声，威廉自以为分辨出了他的费利克斯的声音。

他向山上走去，没看到太阳落山的情景。他在山上走了一段，他曾不止一次失却的那天空的星辰便又照耀他，而当他到达他的投宿处时，天还没全黑。他又欣赏了一番无比壮丽的山野风光，然后才转身回到他的房间，一进屋他立刻就拿起笔，用写信度过了夜晚的一部分时光。

威廉致娜塔丽娅的信^①

现在终于到了顶峰，到了这座山脉的顶峰，比起迄今为止的整个乡村地带来，这座山脉使我们之间的距离又远出一大截。从我的感情上来说，人们还一直是在他的心爱的人儿的身边，只要这些江河从我们身边向他们那儿流去。今天我还能想像，我抛到林中小溪里的那棵树枝还会顺畅地往下向她漂去，不多几天后就会到达她的花园前；我们的精神就这样将自己的幻象，心灵就这样将自己的感情顺畅地送下去。但是我担心，那边会有一堵隔墙挡住想像力和感觉的去路。不过这也许只是一种庸人自扰而已：因为那边分明也不会和这边不一样。什么能把我和你分开！我和你永远是比翼齐飞的，尽管一种奇异的命运把我和你分开并出其

① 比起《学习年代》来，威廉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受到漫游者法则的约束。《学习年代》开始时还在与马利亚娜热恋的朝气蓬勃的年轻小伙已经变成成为观察者，成为一个一如费利克斯收集矿石那样收集情况、观察人生的人。

不意地给我锁上了我曾紧紧挨近过的那极乐园的大门。当时我有时间去镇定自己的情绪，然而倘若我不是在那个决定性的时刻从你的嘴里、从你的唇间得了这颗定心丸，那么我有多少时间也是镇静不下来的。我怎么能割舍得下呢，假如这条应该现时和永久将我们联结在一起的经久不断的纽带没有编织好的话。然而我没权利讲这些事情。你的温柔的戒律我不愿意违背；在这座山峰上，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向你说离别这个词儿。我的生活应该成为一种漫游。我必须履行一个漫游者的特殊的义务并经受完全独特的考验。有时我读一遍会社为我、我自己为我自己规定的这些条件，我总要露出会心的微笑！有的遵守了，有的违背了；但是即便在违背的时候这种情况也是于我有利的，它证明了我最近所作的忏悔，对我的最近的赦免，它取代一种主宰一切的良知，我又让步了。我小心谨慎，我的错误不会再像山水连续不断、滚滚而来。

然而我很愿意向你承认，我往往钦佩那些只让自己的学生承担表面的、机械性义务的教师和教人立身处事的引路人。他们自己活得轻松、让世人过得愉快。因为恰恰是我的这一部分义务，我觉得最辛苦、最奇特的这部分义务，这部分义务我最容易、最喜欢遵守。

我不能在一间房子里住到三天以上。下一投宿处至少要离前一个投宿处一英里。这些规定确实适宜于把我的时代变成漫游时代并防止我产生哪怕是最轻微的定居心理。这个条件我迄今为止一直是严格遵守的，甚至连允许享受的待遇也没享受。这里实际上是我第一次停留，第一次在同一张床上睡第三夜。从这里我寄给你某些迄今的所见、所闻、所感，明天早晨我就要从山那边下山，去拜访一个奇异的家庭，我简直要说，去拜访一个神圣的家庭，你将在我的日记中了解到更多有关这个家庭的情况。现在再见吧，我就此搁笔，我总感觉到，这封信只有一句话要说，只想